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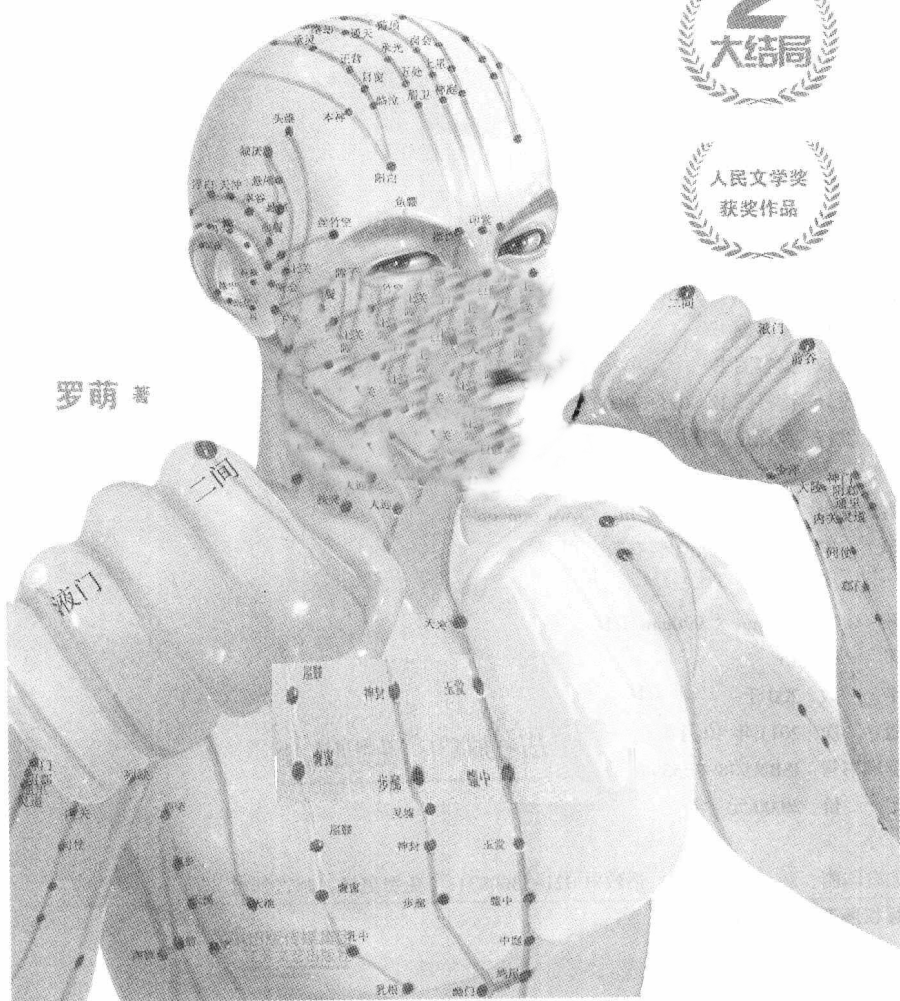
中医不死！

慈禧太后的御医程汉卿及其子孙的百年传承与传奇
一部讲明白中医原理、经络、治病、养生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大结局

人民文学奖
获奖作品

罗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不死! . 2, 大结局 / 罗萌著. -- 南京: 江苏
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99-4371-8

I . ①中… II . ①罗…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736 号

书 名 中医不死! . 2, 大结局

著 者 罗 萌

责任编辑 江山华

特约编辑 王唯径 张晓洲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71-8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御医大儿子程少伯为李大钊治肝病 /1

一日，顾九芝亲自陪同一位姓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前来问诊，患者主述五心烦热，两肋隐痛，双胛酸沉，并经常腹胀吞酸，口干舌黏，小便短赤，不耐久立。切脉，浮弦无根，沉细乏力。望诊面色黧黑而泛青，舌苔白而有淤斑。当即诊断为肝凝湿毒，正气衰惫。乃以舒肝理气、利湿解毒之治则，投以加味柴胡舒肝汤令服。

第二章 中南海丰泽园， 程少伯与毛主席论道中西医 /27

毛泽东盯着程少伯的脸认真地说：“你们中医讲究天人合一思想，把人当成宇宙中的一个单位，治病时总要关照自然气候与人的关系，以及整体人阴阳变化与局部器官的关系，这种主张当然很有道理，既宏观，又微观。李鼎铭先生就是这种主张，他给我开的处方都贯彻着这种观点。后来，斯大林派来奥尔洛夫做我的保健医，他是西医，和马海德一样，强调数据的因果关系，是从微观变化来感知宏观，我以为也很有道理。只是西医受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理论的影响，虽有医学整体观，但无整体方法论。所以，在你们中医看来，西医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三章 御医长孙程杏元 卷入志愿军假药案被枪毙 /60

正月二十一这天，是程杏元最后的日子。

公审大会在天桥戏院门前的小广场上举行。

临时搭起的高台并不很大，上面横了一排条桌，桌上摆着一只麦克风。台口的横标上一排醒目大字：公审奸商程杏元大会。背景天幕上两行标语口号，上行是：严厉惩治不法奸商，下行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第四章 中医高手再出奇招， 快速控制感染百万人的血吸虫病 /88

“什么？他们枪毙了我两个儿子，我还捐飞机给他们？”范沉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处不算小处算！”赵义卓轻蔑地说，“这样做，目的是告诉他们，咱们药王之家，从来没看重钱！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两个孩子坑骗志愿军，是他们志愿军里的贪污犯勾引造成的，与我这个药王老子无关！这样就可以纠正他们以为咱们唯利是图的错误印象，讨回个清白名声来！”

第五章 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 程少仲被打成右派分子 /113

休息时，程少仲本来因自惭形秽要躲在一边去领受孤独，可一起干活的人们，却总是把他围起来问长问短。通常情况下，开始总是先问些外国人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等等简单问题。等到气氛活跃起来后，就换成色情话题，问接外国女人与接中国女人有什么不一样？美国总统夫人的屁股白不白？等等，面对这些善良、好奇的乡亲，程少仲也很快忘却了自卑，有问必答。

第六章 114岁的老御医辞世， 留下一部凝结百年中医心得的手稿 /137

程少伯赶到纯阳观时，苦杏道人已被换好寿衣，静静地躺在禅堂里等候人们来瞻仰遗容。

老人家神态极安详，像是正在一个美丽的梦境中漫步，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这完全不是一位一百一十四岁老人的遗容，没有纵横交错的皱纹，也没有变形变样浮肿，除了没有了血色的红润，这张脸依然像生前一般生动……

程少伯便觉悲从中来，扑在恩师身上失声恸哭。

智远长老告诉程少伯，连日来，苦杏道人自知阳寿将尽，便不吃、不喝，每日挥毫不止，将近年来参禅所悟道理及自测子午流注数据一一录于纸上，让他转交给他。说着，将厚厚一摞文稿交与了程少伯。

第七章 用灵芝花粉、沙棘、温泉浴 为一个日本人治胃部恶性肿瘤 /162

程若西莞尔一笑，说：“是的，听外公讲过，他的背上现在还留着当年的枪疤。所以，对当年那段历史他是不会忘记的。但是，时过境迁，川岛先生由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变成了病入膏肓的求医者，他放下了屠刀，我们就不能不讲人道主义。再说，你们是通过政府出面的，这样，外公就是受政府委托给川岛先生治病的，个人的恩怨也就不是主要的了。”

第八章 给毛主席写信， 建议大力发展中草药 /192

程少伯当时正与智远长老对弈，读了毛主席的诗，很激动，作为国家主席，日理万机，还有精力与他这布衣百姓诗书来往，平易作风，实属难能可贵。他知道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在血防工作中所做贡献的肯定，心里便觉热乎乎的。读过全诗后，觉得诗中不仅文采飞扬，大气磅礴，更有一种坚定的乐观主义情怀与必胜信念，很感染人，便把诗递与智远长老。

智远长老先看了诗，顿时眉宇大开，连呼好诗。后来才发现落款是国家主席毛泽东，不觉有些诧异地问：“你认识毛主席？”

第九章 中医不死！ /206

一九九五年春，又是杏花盛开的清明季节。

在广宁市九龙山风景区浔阳国际氡气温泉康复中心开业剪彩仪式之后，这个中英合资项目的董事长、七十九岁的英国杏林医学院院长程杏圃博士，捧着父亲程少仲的骨灰盒。他的弟弟、七十八岁的英国杏林医学院副院长程杏陵博士，捧着母亲索菲娅的骨灰盒，领着他们各自的眷属，在中方代表广宁市杏林中药总公司董事长五十八岁的程若西女士的陪同下，又在浔阳公墓杏林小区程陵内举行了隆重的海外游魂回归故里安葬仪式。

第一章

御医大儿子程少伯为李大钊治肝病

—

什刹海元代称海子，亦称后三海——前海、后海和西海（即今积水潭）。说是海，其实是湖，为京西玉泉山之水经长河入城汇注而成。三片水逶迤铺开，面积浩大而阔远。湖中烟波迷蒙处，野鸭聚散、水鸟嬉戏。环湖四周，荷阵镶岸、柳丝垂帷。每年仲夏，岸柳摇锦背景之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连绵数里，满目妖娆，蔚为壮观。更有环湖的大小十座庙宇（也即什刹海名字之由来），点染着周围的景观意趣与文化氛围。站在三海岸边的景山上，举目环顾，翠柳碧波掩映中，数不尽亭台庙宇飞金流朱，让人恍若红尘之外，不由不心旷神怡。

范沉香一到这里，便感到有明显的气场感应，认定这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与坐落在东南方的紫禁城遥相呼应，既可得紫气东来之大

福底，也符合左青龙——银锭桥下湍湍而来的长河之水，右白虎——鼓楼大街南北贯通的皇皇官道，前朱雀——北海与三海地区的满眼葱茏碧树，后玄武——景山东西走向的山体屏障与依托——的大定数，便与程少伯一起暗里选中两个相邻的大四合院。所以选中这两个四合院，是因为这两个院里都有栽植多年的杏树，正是中医人家的标志宝物。之后，便把所选中的房产与赵秉钧家的大管家郑应凯言明，由他出面派人与房主斡旋。其时，赵秉钧因杀害宋教仁案已从总理大臣贬任直隶总督，虽然降职，余威不减，府上佣人依然狐假虎威、横行无忌。不几日，便为范、程两家写下了买卖契约，一次性付过了房款，不久，便搬进了修葺一新的新宅。

依山临湖而居，视野开阔，风景宜人。推开门满眼湖光潋滟，波影粼粼。坐在自家门洞里，便可看紫燕剪柳，碧荷摇风。乐得程汉儒夫妇与何若菡、韩玉莛、柳含烟等人喜笑颜开。加之改换环境所带来的新鲜感，一时间，川岛太郎所造成的惊吓阴影，尽都散去。程、范两家人人心里溢满阳光，并写信告知程少仲家里这一迁徙。

为了庆祝乔迁之喜，也为了感谢郑大总管的鼎力斡旋与通仁堂老板顾九芝到京后的百般照应，范沉香与程少伯特别在前门的月盛斋大摆宴席，以其文火焖烧九个多钟头的美味羊肉大宴嘉宾。

席间，遵照郑应凯的嘱咐，只字未提日本人的事，更不提鸦片的事，只道搬来北平是想发展成药加工与拓展销售渠道。

众人便七嘴八舌出谋划策，建议范、程两家像杭州胡雪岩那样，搞个北方的胡庆余堂。有人还毛遂自荐，愿为此效犬马之劳。最后，郑应凯和顾九芝让范沉香翁婿二人再斟酌一下大家的意见，不忙敲定，反正家已搬进北平，日子长着呢。

那天当晚，范沉香与程家叔侄一起商量到深夜，程汉儒与程少伯一

致认为：范沉香有国燕雄和川岛两边的人命干系，不宜出头露面，应该隐姓埋名，连神农堂的字号也不再用，要再搞药铺，就用程家的回春堂老字号，平时，对生人则化名陈祥——即沉香的谐音，不再称范沉香。

开始，范沉香认为用不着小题大做，国燕雄和两个随员他都扔到药园的井里了，又拆石填井埋了个结实。三匹马每匹屁股上都刺了一刀，咆哮着落荒而去。川岛已被赵义卓撂倒在地，在日本人那里，恐怕账都记在了赵义卓的络子上。而赵义卓并非国燕雄之流，是不会出卖他这个把兄弟的，所以用不着担心。后来，程汉儒指出赵秉钧与日本人关系密切，一旦得知蛛丝马迹，就不得了。郑大管家毕竟是一个下人，到时候，怕受牵连，难保不下软蛋……最后，范沉香终于同意了程家叔侄的意见，他给自己制定了个双管齐下的发展计划，一方面，他以陈祥的名义加盟顾九芝的通仁堂，这就挤进了中国最知名的药行业老字号，让神农堂独有的产品优势通过通仁堂继续发展。同时，他和程家叔侄再单独合作开一家药铺，取名鹤年堂，以便进一步发挥程少伯妙方无穷的优势，还有他满腹开发新药的高招儿。两方面各有千秋，可谓珠联璧合。而且，都不需要他自己出头露面去领衔经营，也符合了他隐姓埋名的权宜之计。程少伯那边则只管出方，不管坐堂，他要潜下心来，读书深造，整理父亲的遗著，撰写《回春堂精要》等等。鹤年堂由程汉儒挂名经营，范沉香暗中帮衬，而日常事务则一律聘人操持，这样，谁都不累，又谁都超脱，皆大欢喜。

不久，一家全新的中药铺在鼓楼大街道东挂匾开业。匾额上“鹤年堂”三字笔力遒劲，墨色酣畅，乃当时直隶名将冯国璋将军的墨宝，是郑大管家求冯府管家讨来的。京华大地，知书者众，见此名人匾额，无不驻足，也便知了这家新药铺的根基。一时间，鹤年堂生意很是兴隆。两年后，冯国璋当选副总统，接着，袁世凯病故，冯国璋又代理大

总统，“鹤年堂”的匾额便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由大总统题写的药铺匾额，很是显赫了一回。殊不知，程家叔侄与范沉香根本就不为这位冯氏大人物所知，只是看在八品老山参的谢礼上，随意戏墨，笔走龙蛇罢了。当然，郑大管家所以管此闲事，也是看在范沉香孝敬他的鸦片成色出众、价值不菲的面子上。同时，也为显示自己的主子贬了职，可他的本事依然了得，在京城呼风唤雨还有很高的道行。这就活该鹤年堂运气好，连续得到冯国璋几年的“佛”光笼罩，直到一九一八年他老人家被皖系军阀段祺瑞胁迫下台。可那以后许多年，依然有人认为鹤年堂乃是冯国璋家里人开的。范沉香觉得这里有文章可做，就又在前门大街、哈德门大街、磁器口、菜市口、天桥和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等地陆续办起七家分号，与鼓楼大街的老店正是八和之数。为了不让同业人士得红眼病，他每店都给通仁堂老板顾九芝送了干股，让他挂名儿，大家听了顾九芝的名字，也就无话可说。如此一来，鹤年堂声名鹊起，很快与通仁堂平分秋色。范沉香也很快成为通仁堂除顾九芝以外的第二大股东，离北方药王的地位仅是一步之遥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赵秉钧杀害宋教仁一案引起全社会不满，要求袁世凯严惩凶手。由于此事系袁授意赵秉钧所为，他怕赵秉钧泄密，便派人毒死了他。赵秉钧一死，郑应凯也成了丧家之犬，竟趁机私卷了赵家的巨额资财，逃之夭夭，再无音讯。范沉香也从此失去个地面上的依傍。当然，这于范沉香也并无大碍，因为此时他在北平已完全站稳了脚跟，再说，活到他这个岁数，人生沉浮故事，早已见惯不惊。在那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代，轮流坐庄的事儿屡见不鲜，值不得大惊小怪。他只是又费了些周折，把鸦片生意统统移花接木给冯国璋的大管家贺子乾，其余日常百事，一切照旧。他把鸦片生意合作者从郑应凯转换为贺子乾的过程中，悟出个道理：只要有利可图，大

管家们都会合作。而且，对老百姓而言，越是犯禁的事儿，对他们就越有诱惑力。该杀该剐的大罪犯，都出在大官们身边。因为他们太了解那些制定王法的人。所以，一个比一个不把王法当回事儿。范沉香据此打定主意，今后他就瞄准这些大官们的管家交朋友，有一批这样的朋友，就可以呼风唤雨，无往不胜！

二

一进冬月，柳含烟产下一子，范沉香踌躇满志之时，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药圣。意思是他这辈子争取当上药王，希望儿子比老子更发达，超凡入圣。

转年，韩玉莛也产下一子，程汉儒给起名儿杏元。入秋，何若菡又生一女，程少伯给起名儿杏英，几乎同时，美国的索菲娅也生一子，程汉儒闻讯大喜，给起名儿杏陵，这样，加上已牙牙学语的杏圃，程汉儒膝下的隔辈传人已是三男一女，眼看程门人丁又兴旺起来，老夫妇喜不自胜，个个视为掌上明珠，一一请了乳娘精心抚养。

转眼便过了三年。

这期间，为了皇帝梦，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段祺瑞、张勋乃至清逊位皇帝宣统先后登台表演，想一统天下，都未成功，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冯国璋出任了代总统。

贺子乾对范沉香说：“中国这些带兵的人里，惦记当大总统的人少说也有一打儿，可偏偏谁都当不上，只该我们家老爷来当，你说这叫什么？命！我家老爷就他妈有这个命！我贺子乾也他妈命里该着当这个中国第一人家的大总管！谁敢不服气？姥姥！”

范沉香由衷地服气，他也信命。肖聪甫就是穷命，没钱还好一点儿，有了钱就得丧命，这是命中注定不能有钱。国家父子也是命中注定要遭横死，所以，非把坏事做绝不可，不然就不能消停。当然，女儿小堇也是命中注定无缘享受程家的福分，倒让韩玉莺后来居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他自己——程少伯替他出方，顾九芝替他卖药，赵义卓替他种鸦片，柳含烟替他生儿子……整个世界的人都给他这未来的北方药王效力，这是什么？是他的福分！是他福大、命大，不是连枪子儿都绕着他飞？贺子乾说得对，谁敢不服气？姥姥！

范沉香便活得挺滋润，他对程汉儒说：“不管谁上台，谁下台，咱发咱的财！”

当然，不光发财，他还抓紧时间让柳含烟又给他生了个双胞胎。这双胞胎是龙凤胎，一男一女，乐得他眉开眼笑，索性又起名儿药佛、药仙。与药圣一起，三个孩子，三名乳娘，再加上做饭的女仆，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双胞胎过满月这天，范沉香又在全聚德烤鸭店大摆宴席。除了通仁堂和鹤年堂的伙计们，把北平所有药铺的老板也都请了来，好好地庆祝了一番。席间，又给双胞胎认了顾九芝做干爹。这样一来，到宴者便都品出了滋味，看透了这陈祥老板与顾药王穿的乃是一条连裆裤，心里都有了底数，这就进一步巩固了范沉香北方第二的权威地位。

事后，范沉香又利用此次盛宴的余温，串联了几家较大的药铺，如天一堂、百草堂、千金堂、万寿堂等等，鼓动他们联名发起恢复改组原来名存实亡了的北平药业公会。这些药铺的老板多是势利之徒，不愿听命他人，却又怕被孤立到公会之外，便纷纷攀附应诺。不久，北平药业公会便宣告重新改组，顾九芝当选会长，范沉香当选副会长兼干事长，掌握了药业公会的操纵大权。

药业公会重新活动后，范沉香首先以调剂余缺的名义，把自家生产的成药，在全城各药铺大量铺开，使所有药铺都变成鹤年堂产品的经销点，鹤年堂成药销售一下子翻了几番。由于这些成药属独家产品，又给经销者留下不薄的利润空间，经销的药铺也获利不菲，便都乐于长期合作，使鹤年堂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张到北平全城及附近州县。同时，他还利用互换存货的名义，掌握了各家品种余缺信息，暗中指使亲信药铺囤积居奇，他从中捞取好处。此外，利用代收货、代付款的变相放贷形式，渐渐摸清各家进货渠道，又大大拓宽了货源组织门路，很快，范沉香便成为北平药业一名总调度，坐地搬运，坐地分赃，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与四川成都、湖北武汉、浙江杭州、安徽徐州以及上海、广州、南宁、拉萨、西安、太原的药商特别是杭州的胡庆余堂统统挂上了钩，结成联盟，这些地方的药商一提“陈祥”二字，无不买账。再紧俏的货，也会满足供应，再奇货可居的热门药材，也不会敲他的竹杠。当然，这些人来北平时，遇到为难遭灾之事，他只要听说，就会出面帮忙摆平。日久天长，人缘就结下了。

范沉香虽然钩挂四方、神通八面，却从不做违背纲常之事。在他眼里，顾九芝是同业泰斗。虽然为人宽厚，颇有长者之风，他也从不勉强他做违心之举。大事小情，能和他讲的，他事前都要同他商量，不能讲的，事后有什么好处，他也从不独吞，总要设法送上顾九芝该得的一份。他说，自己的地位是靠顾九芝得到的，所以，永远不能对不起顾九芝。这样一来，顾九芝自然也就任他去施展，不掣他的肘，后来，见他越干越招摇，名气也越逼近自己，便想出个笼络之计，向范沉香提出要将自己一个孀居的小妹顾紫苑嫁给他，说是妻妾均无妨。范沉香受宠若惊的同时，却也明白顾九芝的用意，便求得柳含烟的谅解，将顾紫苑迎娶过来，与柳含烟不分大小，像何若茵与韩玉莛一样，姐妹相称。柳含

烟其年二十岁。顾紫苑二十七岁，当初是为冲喜嫁给一个痨病丈夫的，结果，十八岁出嫁，十九岁就守了寡，八年孀居，耐尽寂寞。顾九芝可怜这个小妹，才谋划出这步棋来。

柳含烟出身贫寒之家，自幼丧母，又饱受继母虐待，被范沉香买下后，一步登天，连续生下两男一女，成为范家头号功臣，被范沉香宠得日见任性。现在顾紫苑过门儿，她心中当然不愿，但却无力反对，好在顾紫苑处处把她摆在前边，让她无话可说，渐渐也就接受了这一事实。

顾紫苑八年孀居，饱受孤寂之苦，现在进了范家大门儿，备尝夫妻恩爱、家庭温暖，便也不在乎什么名分，与柳含烟相处甚洽，让范沉香也免受醋海波澜的困扰。三个人相敬如宾，竟过得甜甜蜜蜜、风平浪静。顾九芝听到见到小妹苦尽甘来，自是高兴，从此了却心事一桩，对范沉香也愈加信任。

转年，顾紫苑也生一子。这样一来，范家和程家都是三男一女，两个院子，每日来来往往，很是热闹。都说这处房子买对了，不光旺财，更旺人丁，便在两家院子内外空地上，又栽下许多杏树，点缀风水，也点缀杏林人家的日子，自是其乐融融。

三

程少伯自从迁居北平以来，主要精力均放在研读古籍与撰写《回春堂精要》两方面上，偶尔被范沉香牵扯，帮他研究个新方、新药。或者，受顾九芝嘱托，接待一些重要人物或关系密切的亲友入室问诊一回（顾九芝的通仁堂原是清王朝指定供药之所，因而地位最尊，也便是重要人物的求药之所，常有人求药同时也求医）。平日，读或写倦时，只

在后海岸边信步徜徉一番，只有重要时令如清明、端午、中秋和重阳才举家出城一游。

一日，顾九芝亲自陪同一位姓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前来问诊，患者主述五心烦热，两肋隐痛，双胛酸沉，并经常腹胀吞酸，口干舌黏，小便短赤，不耐久立。切脉，浮弦无根，沉细乏力。望诊面色黧黑而泛青，舌苔白而有淤斑。当即诊断为肝凝湿毒，正气衰惫。乃以舒肝理气、利湿解毒之治则，投以加味柴胡舒肝汤令服。半月后复来，言肋痛减轻，烦热已缓，腹胀吞酸依然。又改为舒肝健脾，软化化淤之治则，在原方基础上加減数味药。这次是李教授一人前来，见程少伯案头古籍甚多，又见他手稿盈尺，不禁多聊几句，并表示他们图书馆也藏有大量线装古籍医书，如有需要，可为代借。程少伯闻言喜出望外，当即随了这位教授去了北大红楼图书馆。那李教授责成一穿长衫的南方口音青年，带他详细浏览了古籍专柜，热情帮程少伯选了《唐修新本草》、《开宝本草》、《嘉佑注本草》、《证类本草》等一批线装古籍。程少伯很想找到南朝人陶弘景著的《道藏》与《本草经集注》两书，但那南方青年替他查了许多藏书目录索引也没找到，便只好作罢。那南方青年送他出来时还表示，一旦查到他想找的那两本书，就会通知他，并留下了程少伯的家庭地址。

一个月后的一天，程少伯伏案太久，觉得闷倦，就到门前的后海岸边散步。时值秋令，满湖衰荷一片枯竭，有野鸭嬉戏其中，秋风荡起满湖涟漪，时而飘落的柳叶，溅起轻微的沙沙声传入人耳，知了歇了，燕子也不再呢喃，只有蛙鼓偶尔起落几声，不知是在伤感夏日的短暂，还是抱怨秋风的早至。

程少伯正信步徜徉，却闻身后有人招呼，急转身张望，乃是北大红楼图书馆那个穿长衫的南方青年正向他招手，手里还拿了一本书。程少

伯恍然意识到他可能是来送书的，心里便很感动他待人的真诚和对工作的负责，连忙迎上前搭话。

南方青年确是来给他送书的。他找到了《道藏》，但没找到《本草经集注》。他说恐怕这本书不太容易找到了，因为他查遍了能查到的索引，根本没有这本书的踪影。

当时，天已近午，程少伯感激南方青年送书之热忱，便邀他在银锭桥边的小吃摊上一起品尝小吃，他爽快答应了，说他很喜欢北京的小吃。他们便蹲在路边的地桌旁，每人要了碗豆腐脑外加两个芝麻酱烧饼。那南方青年没往豆腐脑里加韭菜花，却加了许多辣椒，然后把头埋得很深，专心致志吃得津津有味，转眼就见了碗底儿。

程少伯见他吃得意犹未尽，便又给他加了一碗豆腐脑。他笑了笑，没有推辞，又加了许多辣椒，埋下头又很有滋有味地吃得一干二净。

程少伯问他还要不要尝尝别的，比如炒肝、爆肚儿，或清水羊头？

那南方青年朝小吃摊上望了望，指着满锅冒气的卤煮火烧说：“再来一碗这个吧，有汤可以多放辣子！”

程少伯就叫了一碗卤煮火烧，看着他又加了许多辣椒，埋下头津津有味地又吃了个光。至此，程少伯确信他是真的吃饱了，才结了账。

两人起身时，程少伯见那南方青年的长衫兜儿里掉下一本小册子来，封面上醒目的三个黑字：《新青年》，便好奇地问：“是什么书？”

那青年便将小册子递到程少伯手里，说：“这就是李教授他们办的刊物，今天带来，就是想送你一阅。李教授说，你是有志青年。”说着，将那小册子翻开，指着其中一篇文章道：“这篇文章乃是拙笔，是论述国人应大力开展体育运动的，请不吝教正。”

程少伯翻开那篇文章，看到署名是二十八画生，便道：“先生大名——很是别具一格。”

那南方青年笑道：“我是不敢将自己的小名儿和大家一起并列，随便起个笔名而已。”

“那您怎么称呼？”程少伯问。

“毛润之。”那南方青年回答，“滋润的润，之乎者也的之。”

.....

四

夏末的一天，何若茵与韩玉鸢带着孩子在门前玩耍。已经三岁半了的小杏圃，正是调皮的年龄，把两岁多的杏英和杏元要么推个嘴啃泥，要么弄个仰面朝天，总要啼叫一阵才能作罢。气得何若茵要打小杏圃，那孩子却说：“你打我，我爸回来打你！”

何若茵听了这话，心里好不是滋味。几个月前，收到程少仲来信说，硕士毕业了，就要回国来办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医院，很快就要与家人团圆了。程汉儒夫妇听说儿子要回来，自然高兴，便天天教小杏圃见了爸爸叫什么、问什么、要什么，见了黄头发、蓝眼珠儿的女人又叫什么、问什么、要什么……一教就会的小杏圃，每日便将爸爸、二妈，这样的称谓挂在嘴上，将那些台词也一样样背了记下。何若茵将这些看在眼里、听在心里，觉得很别扭。程少仲不回来，往事如何都无所谓了。现在他却要回来了，见面后说什么呢？如何处理小杏圃与他的关系呢？日久天长，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日子怎么过呢？她把这些话都和程少伯说了。程少伯笑了笑，让她别想得太多，事情既然总是要发生的，就让它早些发生好了，反正到时候就会有办法的——你别扭，他不别扭吗？既然大家都别扭，不要住在一起就是了。这还不简单？程少伯